

民族史论丛



K28/5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民族史论丛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1230



吉林人民出版社

771230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民族史论丛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和顺印刷纸箱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8 印张237,000字

1980年10月 第1版 1980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4,580册

书号: 11001·42 定价: 0.97元

目 录

肃慎考略.....杨保隆 (1)

试论匈奴史中的若干问题

——就拙著《匈奴史》一书答读者问林 幹 (26)

匈奴史初探七则.....江天蔚 (92)

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李范文 (118)

《蒙古源流》初探.....周清澍 额尔德尼·巴雅尔 (145)

关于1587—1621年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周远廉 (183)

试论满族文字的创制及满语满文逐渐废弃的

原因和影响.....林家驹 (252)

论清代鄂温克人家族公社下的家长奴隶制.....吕光天 (276)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中的

几个问题.....周良霄 (303)

肃 慎 考 略

杨 保 隆

肃慎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民族之一，弄清它的各个方面，对东北地区古代史的研究，加深理解我们伟大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都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就其地范、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社会性质及它的后裔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肃慎人是以狩猎为生的原始民族，“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①，是其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研究肃慎地范时首先应有的认识。肃慎所在，《山海经》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②此简明地说明了肃慎人居住于不咸山（今长白山）所在的大荒之中。明确了所在，我们就可进一步探讨其分布范围。

“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③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第89页。

② 《山海经·大荒北经》（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卷十七，第111页。

③ 《后汉书》（1965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十，第2812页。

“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①

这是《后汉书》和《晋书》记载肃慎后裔挹娄的地域范围。虽然我们不能将肃慎、挹娄的区域等同，但史籍和考古资料说明，汉兴以前活动于上述地区的，只有肃慎人。所以长白山北，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这个地范，大体上也是肃慎的故地。这是个历史地范，需要就其四边确切所至，分别加以考察。

东边所至，《后汉书》谓“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晋书》说“在不咸山北”，“东滨大海”。古夫余的中心在今吉林省农安县，不咸山即长白山。按方位言，这里的“东滨大海”，就是东至日本海。由此而知，今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是挹娄地域，也是肃慎人世代劳动和居住的东部故土。

西边所至，《后汉书》未具体指明，只言“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晋书》载“西接寇漫汗国”。考“寇漫汗”，《魏书》、《北史》作豆莫娄，《新唐书》作达末娄。^②豆莫娄所在，《魏书》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③《北史》所记，与此类似。^④如真象这里所说豆莫娄“东至于海”，则《晋书》记“西接寇漫汗国”就无着落了。仔细研究《魏书》此段记载，实有失实之处。既说豆莫娄在室韦之东，地域方二千里，又说东至于海，本身叙述就自相矛盾。考《新唐书》：“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

① 《晋书》（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八，第2534页。

② 《黑龙江志稿》（民国二十一年北平印本，下同）卷一，第6页；金毓黻：《东北通史》（国立东北大学研究室丛书本，下同）卷三，第37页。

③ 《魏书》（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六，第2222页。

④ 《北史》（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十，第3131页。

灭其国，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① 那河即今嫩江，豆莫娄渡那河而居，当指渡嫩江下游东流段后，居住在今黑龙江省肇源县和安达市一带。以此为中心方二千里的范围，从道理上说，是达不到东至于海。再考《北史》、《隋书》所记勿吉七部所在，勿吉的拂涅、号室等部正分布于豆莫娄之东东至海边的地区。^② 那末，松花江流域及以东地区既为与豆莫娄同时代的勿吉人占据，豆莫娄分布也是不能达东至于海。这就说明，“东至于海”的记载与事实不符。这可能是作者听传闻或转抄之误造成。通过以上考证可以断定，豆莫娄是在嫩江以东，呼兰河以西，以肇源、安达为中心的方二千里的地区内。这一带的方位与地形，与《魏书》、《北史》记“在室韦之东”，“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均相吻合。考明了豆莫娄所在，不言而喻，“西接寇漫汗国”就是在呼兰河一带相接，呼兰河以东是挹娄西部地域，也是肃慎人的故地。

这里还应指出，关于肃慎西至，下列意见应引起重视。《黑龙江志稿》依据《大清一统志》说黑龙江城（今爱辉）是肃慎地，而清《黑龙江外纪》说黑龙江省是古肃慎遗墟，屠寄《黑龙江舆地图说》说黑龙江城及墨尔根（今嫩江县治）、呼兰二城东北境汉以前属肃慎氏，提出今爱辉以东沿黑龙江地为肃慎故土。^③ 黄维翰指明呼兰为“古息慎地”。^④ 孟定恭认为布特哈也是“古息慎氏地”。^⑤ 这都是一些可贵的见解。因为豆莫娄在南北朝时才北渡嫩江而居，这离肃慎人生活的时代已过六

① 《新唐书》（1975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二十，第6210页。

② 《北史》册十，第3124页；《附书》（197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六，第1821页。

③ 《黑龙江志稿》卷一，第1—2页。

④ 黄维翰，《呼兰府志》（民国四年黑龙江军用被服厂印本）卷一，第4页。

⑤ 孟定恭，《布特哈志略》（《辽海丛书》辽海丛书社印行本，下同）第1页。

七个世纪，中间可能有变化。再验之考古资料，肃慎故地的细石器文化“与黑龙江省的昂昂溪地区和嫩江下游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也有着内在的联系”。^①所以我认为，肃慎西边达嫩江东岸一线，极有可能。

南边所至，《后汉书》谓“南与北沃沮接”，但该书又载：“北沃沮……界南接挹娄”。^②一书中出现如此相反的叙述，必有一错。考《三国志》、《文献通考》皆作“与挹娄接”，^③《太平寰宇记》作“界与挹娄接”，^④均无“南”字。对此，《吉林通志》指出：“考《魏志》无南字，《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引此文，皆无南字，则知宋以前所见范书尚不误，而今本为误，衍南字无疑也。”^⑤这说明，“南与北沃沮接”的记载是正确的。

北沃沮所在，《吉林通志》认为在“今珲春全境”。^⑥金毓黻先生考定：“今吉林省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即古之北沃沮。再北宁安、东宁等县之地，即为挹娄。故今汪清县之北，亦即所谓肃慎南界也。”^⑦何秋涛等认为北沃沮在今宁古塔（宁安县）东北之地。^⑧我认为前两种看法比较准确地指明了北沃沮所在和挹娄（肃慎）南边所至。这从图们江流

① 《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7页。

② 《后汉书》册十，第2816页。

③ 《三国志》（1959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三，第847页；《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下同）卷三二六，第2565页。

④ 《太平寰宇记·东夷》卷一七五，第1—2页。

⑤⑥ 《吉林通志》卷十，第9页。

⑦ 金毓黻：《东北通史》卷二，第51页。

⑧ 何秋涛：《库页附近诸岛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帙（五），第366页；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库页岛沿革形胜考》（辽海丛书）卷上，第14页。

域的考古资料得到验证。这个地区出土的“石斧多数作梯形直刃或斜刃，不同于吉林附近常见的圆刃斧”。^① 这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和“吉林市附近某些遗址与居住址相互交杂的形式不同”。^② 有的同志研究了延吉小营子的墓葬指出：“这个器物群，无论与松花江中上游相比，或与牡丹江流域相比，都是不同的。”并指出这个地区遗址的绝对年代，延吉小营子“已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汪清“比小营子晚”，新华间“已接近汉初”。^③ 考古学者也认为这一带“属于东北古代北沃沮族的文化遗存”。^④ 弄清了北沃沮所在，那末“南与北沃沮接”就是在珲春和汪清县一带与北沃沮相接，此以北为挹娄地，也是肃慎南边所至。

由于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我们对肃慎偏西的南部故地有了进一步了解。据解放后对今吉林省吉(林市)长(春)地区多处原始文化遗址发掘证明，吉长地区也是肃慎故土。^⑤ 这里位于长白山北，与史书“在不咸山北”记载的方位相一致。

关于肃慎南至，《盛京通志》认为今沈阳一带为肃慎地，^⑥ 《临江县志》说临江在“夏商周时代，肃慎氏民族居焉”。^⑦ 此皆源于《辽史》。检之古籍，缺乏充足根据，验之考古发掘，无文物可证，迄今的考古资料反说明，该地区的原始文化内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1页。

② 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8期第422页。

③ 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62页。

④ 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8期，第422页。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42页。

⑥ 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第6—9页。

⑦ 《临江县志·民族志》卷七，第3页。

属于另一文化系统。^①因此，上两《志》的看法值得商榷。

北边所至，《后汉书》说“不知其北所极”，《晋书》载“北极弱水”。深究“不知其北所极”一语，实含有北边极其遥远之意。由于遥远，范曄在当时条件下无法确指，故依照《三国志》书“不知其北所极”。房玄龄修《晋书》，除有二十余种已修成的晋史可供参考，又有大量文集等资料让其选用，故房氏未抄《后汉书》、《三国志》的“不知其北所极”，而写明“北极弱水”。这里需要研究的是，房氏既不抄前人所记，又不用“北至”、“北达”、“北接”、“北临”、“北连”弱水等，更不用动词“及”，而用了“极”这个动词，是有一定道理的。“极”者，穷尽也，而其它各词均无此意。故“北极弱水”即北边所至穷尽了弱水。弱水即黑龙江。所以挹娄北边所至，达黑龙江中下游直至入海处。今伯力博物馆保存的黑龙江流域出土的多枚汉代五铢钱，就是这一认识的有力明证。^②又根据那里出土战国时的“平周布”^③，证明这一地区也是肃慎的北部故地。

综上所述，肃慎四边所至：东临日本海，西达呼兰河以东（或嫩江以东），南到珲春和汪清县北及吉长地区，北至黑龙江入海处。

（二）

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肃慎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先秦古籍《尚书》、《左传》、《国语》、《大戴

① 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58—559页。

②③ 伏洛勃也夫：《伯力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钱》，载《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8期，转引自《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第131页。

礼记》、《山海经》、《逸周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及稍后的《史记》、《淮南子》等书,皆有关于肃慎记载。仅从这么多古籍载及肃慎这一事实本身,就可想象到肃慎与中原地区关系的密切程度。

肃慎人和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据《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① 息慎就是肃慎。按此所记,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传说中的虞舜时代,肃慎人就以弓矢向中原王朝纳贡。当然,此载来源于传说,不能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肃慎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是极悠久的。

商纣暴虐,文王兴起。待周武王克商,肃慎人向周王朝“贡楛矢石砮”。^② 周成王“伐东夷”,肃慎派人“来贺”。成王十分赞赏肃慎人的诚服之心,故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③ “康王之时,肃慎复至。”^④ 这些是有文字后的记载。这就说明,肃慎人在西周康王以前已臣服于周王朝,是“周天子”的臣民,其所在地区是周代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纳贡是我国古代捐税的一种形式,各诸侯国和周边各族向中央王朝贡献,是“臣民”向“天子”应尽的义务。按照马克思主义“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⑤ 的原理,向周王朝纳贡的肃慎人,就是周朝的“臣民”,其所在地区就是周代的疆土。这不是今天推论的认识,当时的周人也是这样说的。如《左传》

① 《竹书纪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上,第4—5页。

② 《史记》(1959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册六,第1922页;《国语·鲁语下》(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下同)卷五,第42页。

③ 《史记》册一,第133页。

④ 《后汉书》册十,第2208页。

⑤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1页。

载，周景王派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时就指出，肃慎地区是“吾北土”。^①

康王之后，肃慎与中原地区关系如何？回答是肯定的。刚提到的周景王派詹桓伯“辞于晋”时所说，就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事在鲁昭公九年，即周景王十二年。从康王至景王已过二十余世，相隔几个世纪。几个世纪后的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地区是“吾北土”，并指出从武王克商以后就属于周朝的疆土范围。那末，肃慎人在周代一直臣服于周王朝，其关系一直极其紧密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必然伴以经济和文化上的频繁交往，并常常以此种交往为先导，成为发展和巩固政治上密切关系的基础。在这方面，考古资料展示了肃慎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往返的梗概。第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兴凯湖和绥芬河畔，出土了大量陶器。这些陶器拍印有优美生动的各种纹饰，其中有方格纹。^②方格纹是我国龙山文化特有的纹饰，一直流传到战国以后。显然，这一地区陶器上的方格纹，是在经济文化交往中，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产生的。第二，各地肃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鬲、豆、鼎和甗等陶器，如吉林省的永吉县星星哨遗址采集到许多鼎、鬲足，^③西团山遗址发现很多鼎、甗和在形式上近龙山文化的

① 《左传》昭公九年，见《十三经注疏》（世界书局影印本）第2056页。

②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流域历史的新见证》，《光明日报》1977年2月9日；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2期，第33页。

③ 《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0、157页。

“浅袋锥足鬲”，①吉长地区随葬陶器有不少“直口尖足大分档鬲、直口筒状鼎、实心把的豆。”②又如黑龙江省的宁安县东升遗址中出土了“大型陶豆”③，东宁县团结遗址中的陶豆“比比皆是，形式繁多，其中高圈足浅盘豆，类似辽东半岛春秋时代的同式豆”，“直把浅盘豆、罐式豆又多类似中原地区战国时代的同式豆”，还发现许多中原地区常见的陶甗。④这些鬲、豆、鼎和甗是古代中原地区盛放食物的特有器物，其中陶豆是自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至商周之际，中原流行的生活用具，汉文“豆”字就是产生于豆器形的象形字。这就充分说明，由于两地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中原地区特有的这些器物才能这样丰富地存在于肃慎遗址中。第三，吉长地区和绥芬河流域发现的石刀为穿孔半月形或长方形，⑤这种形制的石刀，流行于我国仰韶文化，直至商周春秋之际。西团山出土的斜刃石斧，则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基本形式。⑥骚达沟出土的“方釜扇状刃铜斧与辽东半岛牧羊城、官屯子河古墓出土的铜斧形式一样，时间约当战国或稍早。……铜刀也与唐山雹神庙铜刀范形式一样，时间也不应晚于战国”。⑦这又表明，由于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肃慎人的农业生产工具等也是深受中

① 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6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

③ 宁安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宁安县东升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7年第8期，第175页。

④ 《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⑥⑦ 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6页。

原地区文化影响的。

以上说明，肃慎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交往中，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或传入肃慎地区，或被肃慎人仿制。因此，才有从肃慎遗址中发掘的遗物，无论从纹饰还是从器具的形制上，看到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的一致性。再考魏国平周布在黑龙江流域的出土，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肃慎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可能已不限于物物交换，由于频繁交换的需要，大概已开始使用货币这一媒介物。如果确是如此，可见当时两地经济交往已达到何等的密切程度。

在经济、文化交往中，肃慎地区特有物品传入中原的，目前我们了解的还不多，仅就肃慎人向中原王朝纳贡的“楛矢石弩”而言，它已丰富了祖国的文化。据记载，周武王把肃慎贡献的“楛矢石楛”，与“珍玉”一样视作贵重物品，用来赐给诸侯王，“使无忘服”。而受赐的诸侯也把它当作珍品，藏之于“故府”。^①后代的史官、文人，凡写肃慎故地史事，都要对楛矢石弩作一番描述，所谓“历代史传，言之娓娓”。直至清初，还有人到黑龙江、牡丹江一带去寻找楛矢石弩，依自己见闻，有的把石弩说成“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坚过于铁”，可“用以砺刃”。^②有的说“色黑，或黄、或微白，有文理，非铁非石，可以削铁，而每破于石”，“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匹布不可得。”^③

综上所述，肃慎人至晚在周初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其所在地区已是我国疆土的一部分。由于政治上的紧密关系和经济、

① 《国语·鲁语下》卷五，第42页；《史记》册六，第1922页。

②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三》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五）第346页。

③ 杨宾：《柳边纪略十》，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五）第360页。

文化上的频繁往返，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生产和生活资料传入肃慎地区，促进了肃慎社会发展，加速了祖国边疆的开发。肃慎人向中原王朝贡纳的楛矢石弩，增添了祖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光辉。

(三)

关于肃慎的社会性质，文献资料记载他们在西周康王前向中原王朝缴纳的贡物是“楛矢石弩”，他们居住地区有名为“廛”^①的动物。按照“有了弓矢，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正常的劳动部门之一”^②的原理，那时肃慎人的社会经济当是以狩猎为主，其所处社会阶段，当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时期。

社会不断前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肃慎社会同样不会停滞在“以采取现存的天然产物为主”的狩猎时期。但越过这一发展阶段，进入“学会用人类的活动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时期，诚如恩格斯指出：“在此以前，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看作是一般的，可适用于一定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天然条件上底差异，则有了作用。”^③这就是说，越过狩猎经济进入下一社会发展阶段，由于自然所赋予的条件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出现的差别，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

如前所述，肃慎人分布在南至今吉长地区，北达黑龙江入海处，东临日本海，西到嫩江以东的辽阔地区。在这东西南北

① 《逸周书·王会解》（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卷七，第64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2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

各数千里的区域内，自然条件差别是很大的。西南部地区气候较暖，是东北平原的一部分，又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先进兄弟民族相邻。北部地区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深山老林”多，距离先进兄弟民族较远。自然条件上的这种差别，必然使居于不同地区的肃慎人在发展进程中出现参差。从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我们已能看到，周初使用楛矢石镞以狩猎为生的肃慎人，经过数百年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吉长地区的肃慎人已具有以下明显的进步特征：

第一，他们住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这些房屋聚集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据西团山资料，聚居点不超过四千平方米。离聚居点不远是一块墓葬区，墓的方向基本一致，随葬品有一定位置，西团山的三十六座石棺墓密集在三百平方米内。^①这说明，他们以氏族为单位过着定居生活，死后葬在公共墓地内。

第二，墓中的随葬品，在男性墓中多有石镞而无纺轮，与石镞共存的器物经常是石斧、石锛、石凿、网坠和陶器。在女性墓中多有纺轮而无石镞，与纺轮共存的器物经常是石刀、石磨盘和陶器。^②这种用不同物品随葬证明，两性已有分工，男子主要从事农耕和渔猎，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纺织。

第三，出土的石器只有少量狩猎、捕鱼工具，大多为农业

① 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5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41页；佟柱臣：《东北原始文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60页；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73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1页；佟柱臣：《吉林的新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第8页；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73页。

生产工具，以刀斧居多。斧为扁平斜刃或梯形圆刃。刀多为双孔半月形，直背弧刃，长达30—40厘米。还有锛、凿、磨盘、磨棒和镰等。①在西团山两个石棺墓内，还发现多量炭化了的作物籽粒。②这就清楚地表明，这里农业已出现，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渔猎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只作为一种辅助经济存在。

第四，各地发掘的墓葬普遍发现，在棺内、棺外都有猪下颌骨，土城子90%的石棺盖上散布着猪牙。③这种情况说明，猪是该地流行的随葬品。由此而知，猪已是当地普遍饲养的家畜，家畜饲养已相当发达。

第五，各地出土的大量陶器，虽然器形还较简单，但已有壶、罐、钵、碗、鬲、鼎、豆和甑等种类。④这揭示出，这一带早已使用陶器，并在制作技术上达到一定水平。

第六，除西团山外，各地墓葬中均发现了青铜器。青铜制品“有长方釜扇状斧、穿孔弧刃刀等生产工具，柄部下呈锯齿状的刀、矛等武器，以及环、扣和连珠状饰物”⑤。大量青铜器出土表明，这一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

- ① 《永吉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0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5页。
- ② 佟柱臣：《吉林的新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第9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
-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60页；《永吉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0页。
- ④ 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5—46页。
-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0页；《永吉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0页；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第46页。